

禅 是一盏灯

高智



海南出版社
杜松柏 著



禅
是
一
盏
灯



海南出版社
杜松柏 著

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：30-2007-111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禅是一盏灯 / 杜松柏 著. —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2007.12

ISBN 978-7-5443-2337-6

I. 禅... II. 杜... III. 禅宗-人生哲学-通俗读物 IV. B946.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199566号

禅是一盏灯

作者：杜松柏

出版人：苏斌

总策划：刘靖 任建成

责任编辑：任建成

特约编辑：尹响林

封面设计：嵇倩女

版式设计：黎花莉

责任印制：杨程

印刷装订：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

读者服务：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

邮编：570216

电话：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：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：2008年2月第1版 2008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张：14.5 彩插：2

字数：133千

书号：ISBN 978-7-5443-2337-6

定价：28.80元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【版权所有，请勿翻印、转载，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更换





序

侯叔达

菩提达摩于梁武帝大通元年（或云普通八年），自天竺西来，止嵩山少林寺，面壁九年，于静默中，教示无言之心印，异军突起，开派成为禅宗之初祖，创立新局。曾经枝荣叶茂，盛极一时，为东土佛教之土流，亘唐宋五百七十八年之久。近又为世重视，大有枯荣轮转之势，其中实有足堪多述者。

如何是禅？禅，静也、坐也、静坐也、坐禅也。以修持之法而为佛教之一革新宗派，并具有理论基础。禅宗不重视拜佛；而重视悟道。悟道中，重视自力，不重视他力；重视行解，不重知解。一切重在力行、诚意。故坐禅而重在悟道，悟道重在悟出禅之本体，由凡人圣，由圣回凡，起其机用，与宇宙自然同存在。本书题名为“禅是一盏灯”，骤从表面观之，禅可视为实质的硬体形象，若人里察之，禅可视为抽象的软体形象。正如灯之有时而明，有时而暗，明时为生，暗时



为灭，有时不生不灭，有时灭有生、生有灭，可谓整个宇宙，由生、灭两个现象相因相成，而使宇宙浑然成为一体。《易》谓：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，“生生之谓易”。宇宙万事万物之变易离合，继续不停止的运行。《易》说：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亦“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”。此洽合 20 世纪民主时代之要求，重在和谐团结，向前进行，消除矛盾。禅从悟道中自力求得，但“道可得而不可见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。禅贵静坐，灯贵静观，其理相近，皆明心见性之功夫，听其自然。因为静坐、静观，不是消极的退缩，而是积极的追求，摒除偶像之旧有观念，开发新境界、新思潮、新佛理，求取力行，参乎天地万物化育自然之灵明境域。禅家妙道，最重要者为“不立文字”、“见性成佛”。全赖自力，不待他求。

禅宗“不立文字”之说，旨在求新、求变，不落旧日经典窠臼，去其糟粕，企生新机，以免偶像存在，惑住众人迷失回程。洛甫安曾答僧问说：“一片白云横谷口，几多归鸟尽迷巢。”既有阻碍，迷失方向，无所依循，唯有舍弃老巢，自找出路，力图焕发，另创新义。旧有经典，只是诸佛宣教理念之摹写，未能解脱其本身，则难以真参实证，禅师能以心传心即可。此为其“不立文字”之理由，亦为鼓励创新之方法。间有少数不同意见自可各求发展，务求升华，无论世乱时变，禅学将可大放光明，大放异彩，成为救世救人良方。盖佛性本身人人皆有之，近可取诸身，远可取诸物，道无在无所不在，贵能自己实在走寻，必将枯木生花，寒花发焰，果有特别新发现，则教外别传，未尝不可开出新境也。

禅宗“见性成佛”之说，所谓“见性”，亦指“自性”，或称“佛性”，以人人有此天赋之成道本性，人人皆可成为尧



舜，人人皆可成佛，人人具有此心，与天地同流，即“为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”（《中庸》第二十一章）。此与“天人合一”、“心物合一”说旨趣，完全相同，与孟子性善说相合。罪大恶极者，亦可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与其他性恶说，邪恶说，不可同日而语，以人既具有此伟大佛性，则人与人之间，自无差等，人人立于相同地位，自亦无所不能包容矣。

日月如无推移，则明不生，终古将成黑暗长夜。必须有禅灯为之引发，方能成为新世界。《易》曰：“日往则月来，月往则日来，日月相推，而明生焉。”（《周易·系辞》）。禅与灯，为两位一体，仍须感应互相，方生明灭现象，明灭之产生重在至诚，故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；自明诚，谓之教。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（《中庸》第二十一章）。以此应用于万事万物，无不切当。非有通达时务、理性、佛文哲如衡山杜氏之学养者，何能道出“禅是一盏灯”，此书既成，其理“放之则弥六合，卷之则退藏于密，其味无穷，皆实学也。善读者，玩索而有得焉。则终身用之，有不能，自尽其矣”（《中庸·子程子》）。国立中兴大学教授杜松柏博士，23岁只身來台苦读，资质甚优，悟性甚高，政干学校毕业，以上尉于役军中，仍好学不倦，1965年高等考试及极获最，任职总统府，嗣后考入淡江大学及国立师范大学，均研习文史，1976年获国家文学博士学位，1980年以教授身份专赴日本京都大学再作研究，所至有声，洵美且都。多年来对禅学潜修，用力更勤，成为国内此门专家，著作丰富，其所顿悟者，又得五十



禅是一盏灯

篇，辑成《禅是一盏灯》一书，为我国禅学与文坛中获盛誉创意之作。问序于余，余以其为人也，沉潜乎仁义，其为学也，尽粹于理性，故乐为之序。



生活化的禅话

——读《禅是一盏灯》

杨震夷

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洁；

无物堪比伦，教我如何说。

前面这首寒山子的诗，似乎是解释禅的最好说明，因为禅宗有“不立文字”的教规，说了便不是禅，所以他不知如何说才好。可是寒山已明白地指出“吾心、秋月、碧潭、皎洁”等物体和景象，他不想说，却还是说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日本铃木大拙曾分析说：“禅师最明显的特质，是在于强调心内的自证，这种自证，和庄子的坐忘、心齐、朝彻是出于一辙的。”又说：“把禅解释作顿悟，是中国人的创见。禅，是中国人创造的。”根据铃木大拙的话，我们不难了解，“禅”是一种悟力。禅的基因不管是出于印度或佛教哪个范围，它却在中国这块土壤中成长结果，并且播种到日本及欧美各国，“日本禅”在启导开悟方面，还有着个别训练的记录，对禅来说算是



禅是一盏灯

一项贡献。由此证明，禅是可以研究的，正如我们研究庄子的学说一样，既可研究，当然也是可以说的了。

不过，把禅当成学术来研究，似乎是少数人的事，与大众生活没有太多关系；而禅的境界，应该是属于大众的，本应当让大众来享受，只要有兴趣，人人都可以亲近它，就如饮酒聊天一样，有心面对它，当会觉得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若无兴趣或自设藩篱，自是“话不投机半句多”了。

在禅门人物中，有个非常有趣的事实，就是他们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，有的竟目不识丁，妙的是不管有知识、没知识，结果却是一样，都能完成自我，成为一代禅师，他如一般凡夫俗子、宫女村妇，也同样可以悟道。此一事实，说明禅与知识的关系比较少，与智慧的关系比较多。可以说，禅林是一所不设门墙的公园，四通八达，不收门票，自由进出，毫无限制。这不能不归功于禅无理论架构，也无经典依据的好处，更没有人为的学术障碍，便无所谓知识的盲点了，只要各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前往，人人都能自参自悟、明心见性。

禅林是一个可爱的处所，那里的人都平易而生动，他们有的幽默、有的粗鲁，有时玄虚、有时癫狂，却丝毫没有做作。他们不依靠知识的研究与情感的信仰，既不循逻辑的思维方式也不求神佛的接纳，而是顺乎一己之性，打开自己游戏三昧的妙境。他们之间，意见的传递，有口语手语，有时有偈，不论一言半句或一动一作，都是那么自然、那么率真。他们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求取心心契合的证明。

记得古印度传下来一个故事：有个乞讨过活的老太婆，听说佛陀到了她行乞的地方，她早就有心供养，没想到佛陀真到了这里，这是一个毕生难逢的机会，可是苦无金钱，不能像国王那样每晚用千斛油膏来供奉祂，她乞讨所得一共只



有两个铜钱，为尽一己的心意，便拿着去买些油膏，商店的老板看她可怜，问她何不买点吃的果腹。她说：“这个机会难得，像我这样下贱贫穷的叫花子，若能在佛前添一盏灯，不管它能燃多久，该是无上的功德。”店主被她的真诚感动了，加倍卖给她约半盏灯的油膏，她端着去点灯，远远地望着佛陀，心理默默地想：“但愿这个世上，有人继续弘扬佛陀的道法，就如明灯一样光亮，永远不要熄灭。”她行了礼便悄悄地走了，时至天明，僧侣出来吹熄佛前无数灯火，唯独穷老太婆的这盏灯越吹越亮，佛陀发现了说：“不要吹熄它，献这盏灯的人，是无上功德。”这个故事，是真的或是编造出来的，都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在自心的发现，付诸行动，让我心与他心契合，心心相印，此意此念，便得以传之久远。

杜松柏博士的“禅是一盏灯”，是个好的比喻，也是一个好的注脚。它是黑暗大地的心灯，如秋月一般明亮皎洁，悬在天空，映照水中，相互印证；它也是持续承传的法灯，由个体自觉的光明，继而放射人性的光辉，使每个人终身受用，法灯永世不熄。

当今世上，愈文明的地方，有形无形的污染愈严重，要让方寸之间光明洁净，是件不太容易的事，尤其功利主义抬头，多元社会中的排他性强烈，致人性弱点毕露，恶行邪术嚣张。松柏兄即针对这个问题，从“不污染”开始，写下他一系列的生活观点。当第一篇刊出后，第二天便接到台北读者何琳的来信说：“敬肃者，后学订阅贵报多年，《新生》副刊独树一格，令人敬佩，今晨见‘禅是一盏灯’的‘不污染’这篇文章，观看再三，久久不忍释手，本人喜欢佛学，但能将禅说得如此清楚的实在不多，谢谢您能让我看到一篇精彩的文章。”短短的几句话，代表了无数读者的心声，以后



禅是一盏灯

很多函件和电话，也都表示了相同的意见，笔者挑出最先收到的这封信，并借此把它披露出来，自忖也是一段因缘。

《禅是一盏灯》结集出版前夕，松柏兄嘱意写几句话，不知不觉道出了这么多废话，只好引用某高僧的话说“好一釜羹，被一颗鼠矢污却”了！真是罪过。



自序

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上，发生是非同异的“两极”争论最大的，莫过于佛教和禅宗了。佛教自汉明帝时传来中华，与传统学术思想经过了输入、排斥、激荡、融合的历程之后，产生了宋明理学，可是程明道视之为异端，攻击排斥云：

佛氏之言，比之杨墨，尤为近理。所以其害为尤甚。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。不尔，则骛骛然入于其中矣。（《二程遗书》，朱熹《论语集注·为政》）

程子视佛家之说，如洪水猛兽，可是佛、禅的影响，又是如此全面而深入，杨文靖公谓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立得住脚跟的只有韩愈和欧阳修，可是韩文公贬谪潮州时却与大颠禅师往返，欧阳文忠公晚年号六一居士，看来也不是完全未受熏染，只是韩氏的《原道》、欧阳公的《本论》，揭

露出反对的一面而已。朱子常以《大慧语录》相随，陆象山被诋为狂禅，王阳明更与禅有密切的关系，佛禅影响之大，已不再是争议和排斥可以解决的问题了。

佛禅于我国的影响，有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两大方面，在礼佛、奉佛的宗教方面，佛教教下各宗，自然影响最大而信徒最多，在言体言用的哲理方面，则以教外别传的禅宗为独深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笔者于撰写《禅学与唐宋诗学》之时，虽于禅学略有文字知解的体认，但也触发了很多问题和玄想，例如宋明理学很显明地系受禅宗的刺激及影响而肇兴，可是理学家多排“佛”攻“禅”，以后的学者，认为理学家当中有不少是阳儒而阴佛，援“禅”学入理学，究竟如何？他们所“援”者为何？禅宗承传至今，几已光销彩散，“教”下诸派与禅宗又趋混同，因而宗风丧失，可是以往的禅祖师，对本体至道的证悟，悟道以后由体起用的作为和方法，应是最精微最宝贵的智慧和文化遗产，因为哲学家往往止于论说本体，没有证悟的功夫，故多歧异而偏失，以致由体而生“用”，亦多讹误差错。禅祖师则能体用一如，无此误失，最为可贵。当然禅祖师的唯一目的在证悟本体，如果放弃了这一目标，即由宗教的立场，改易为哲学的心态，而接受其体用观念，那么能否援用其智慧方法于人生的世俗方面呢？印证宋明理学家所言，是否能得到另一种证明和指正呢？儒与禅是否有可通可援之处，其可通可援者又何在呢？如果无此可能，自不能援禅入儒或者阳儒而阴佛了。以上应是我学术思想上的大问题，形成了有志探索论究的标的。

1976年，承《新生》报副刊主编林期文兄的约稿，于是有《禅与诗》的写作，前后历二载有余，舌耕之余，倾注心力于禅公案的探明，期明禅而后明诗，使蒙尘隐晦的禅苑花



锦，恢复应有的鲜艳。稍后又选注了《禅诗三百首》，于泛览各家的语录公案时，也有了较专注的探寻。1982年东游日本，拜访过临济宗的天龙寺、曹洞宗的兴圣寺，叩求仍被保持着的二宗修持的特色。回国后又因《新生》报杨主笔震夷兄的促稿，开始了《禅是一盏灯》这一专栏的写作，由1984年开始，笔耕迄今，计成五十篇，凡十余万言。在执笔之始，先定了题目，以其构成系统，有较为严密的次第，可是由于资料的搜集、问题的探求，加上编辑先生的编排意见，致未依次第成稿及刊出，因而改在梓行之时，重定篇次，自达摩西来的前五篇，在宣明禅宗的缘起及其特性；自“死在句下”等四十一篇，有关禅宗的方便法门，以活法悟道种种的探求以及最高境界的显示，可目为禅宗的方法论；“有与无”等四篇，则着眼于禅宗的形上论及体用关系。这是全书内容的概要。

禅人最专注的，是如何由求道而悟道，在这一宗教的最高层面上和意境上，所谓“妙高峰上，不容商量”是不能言端语端加以探究论说的。可是改变了宗教的立场，由学术思想的研究而论，则“第二山头，却容私会”。容许文字语言论析，故而禅宗语录，如雨如云，更有真心直说的，其故在此。禅祖师于彻悟至道之后，其于形而上学同属实证实知，与世俗的哲学家、思想家不同，其由体起用，自然是“体”无不当，而“用”无不周了，就其显示宣明的“体”“用”，通之于世事，用之于人生，不是深切确实吗？这是用心究明的重心，不是阳儒阴佛，更不是援禅入儒，或援儒入禅，尤非牵合禅学与宋明理学，而系图熔铸禅理、哲理、事理于一炉，将禅人智慧的光炬，点燃为吾人生命历程中的明灯，如果能心灯大明的话，则昏蔽自去，事理无碍，将不惧污染，不惑



禅是一盏灯

歧路了。唯限于个人的智慧、知识和人生的经验与感受，所得无多，因而感发亦无多，但愿是一个新的开始和辟创，希望哲学大师和禅宗祖师，也能够专注这一方向引领大众走向这一条更踏实、更平坦的路程，使心灯大明，而千灯万灯皆明，希望这本小书，像一点爝火，能担起燃灯的作用。则禅学便起了“世间觉”，不致如宋儒所非，不致为后儒所排了。

本书承梦机兄的推荐，汉光文化事业公司的出版，尤其是乡长侯委员叔达、杨主笔震夷的赐序，多所游扬及赐教，深为感谢，内子宜玉的集稿和协助，特此铭志不忘。尚期博雅君子，赐予指正。



因僧问我西来意，我话居山七八年。
草履祇栽三个耳，麻衣曾补两番肩。
东庵每见西庵雪，下涧常流上涧泉。
半夜白云消散后，一轮明月到窗前。

——泐潭灵澈西来意颂